

帛公素書甘君仙藥

神仙傳于君者因病癩數十年百藥不能愈忽見市中賣藥公姓帛因往問之云可救以素書二卷授之曰不但愈病而已當得長年子君再拜受之于君思得其意內以治身修性外以消災救疾無不愈者道成仙去

西山記甘真君字伯武以孝行見推於鄉里仗劍隨許真君除妖其功居多許君授以秘訣而君潛匿形影人莫之測一日天際忽聞天樂之聲須臾祥雲綠霞暎映而君昇天

鄭公崑臺子廉魏閣

青瑣進士牛益出都門息柳陰之下夢至高門大第吏云此羣玉宮也熟視乃故人呂臻呂曰吾掌此宮益見殿上有白玉牌朱篆蒙以絳紗大字云中州天仙籍其次皆名氏數千其中唯識數人呂及夷簡李迪余靖而已益問天仙之詳呂曰自有次序真命上非子可知益曰今世卿相率皆

仙乎曰十中有七八益曰富公弼國之元老豈其仙也曰富公是崑臺真人壽九十三年補地上主者益曰王者人是何官曰掌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者也

括異志衡嶽道士率子廉落魄嗜酒性橫戾易辱人以言人亦少與之接故以牛呼焉居山之魏閣禮部侍郎王公祐守潭州立夏將命祀祝融至衡嶽因訪所謂魏閣者及至則子廉方醉寢王公與語甚異之遂載與還郡日與之飲酒間辭歸山復止

魏閣者一日忽謂人曰我將遠行當一列王公即日扁舟下潭來謁且曰將有所適王公留與之飲居二日辭歸至日以書別衡山觀主李公盥浴服飾焚香秉簡而蛇去聞者驚異李為棺厚葬之殆半歲有衡嶽僧自京師至安上門外子廉來看京師云即途時蒙李觀主厚有書行懷中出一書附僧為謝李發封乃真子廉書也人皆嘆王公之默識

三洞羣仙錄卷之四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尊師何先生僕僕

神仙傳衡山有一道士不示姓名或問其姓則曰何問其名則曰何時人因呼為何尊師或問師無言何以開悟後人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誰能鑿混沌之竅而達自然之理邪遂杖藜入山而虎豹隨之司馬先生曰此可謂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後尸解雷震尸遂不見

廣記僕僕先生不知何許人自云姓僕時人因號僕僕先生寓光州黃土山即三十餘年餌杏丹飲食如常人貨藥為業人皆不識之時王弁遇之而授弁以杏丹之訣先生即時昇雲天太守李休光聞之以為不祥先生復降休光之府休光曰若仙當往去而復來妖也先生曰麻姑茅君皆問道於我子以為妖何也休光叱左右執之即時龍虎君見於前而先生上昇煙雲四合雷電震動觀者奔走休光謝罪明皇詔

玄宮觀至今存焉

侯觀三松蘇菴兩竹

高道傳道士侯楷字法光京兆人也魏正始中為道士授天文秘訣晨夕之奉久而愈勤卜居於寒谷行三奔術誦大洞經及

三皇內文劾召之法其居有清泉環流三松偃覆洒然幽寂是為栖真之所遂號三松觀

松觀

柳江集蘇真君耽母年百餘歲無疾奄然而逝鄉人為立封木以禮斂葬是日郡東

北隅牛脾山上有紫雲覆木瀰漫不散又

若有白馬一疋繫於林間遂聞山嶺上有號哭之聲皆云蘇君歸持母服鄉人竟往即之其草菴前哭泣之所基址平坦有竹兩株無風自搖掃其地終年常淨三年之後無復哭聲白馬亦不復見矣

胡傲斷金雍伯種玉

神仙傳唐陳休復號七子貞元中來居襄城耕農採樵與常無異多變化之術好事少年五七人來學其術勤動不已語未終

忽暴卒須臾是敗象皆驚走莫敢回視自

此少年不敢干之昌明胡傲常師事之將

赴任留錢五千為休復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爾以劍授傲使之斲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斲而出曰人間之物固若是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用之豈有限約乎

廣記楊雍伯事親以孝聞及父母死葬於高山雍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甘泉湧出以濟行人忽有一飲馬者來將白石一升

與雍伯曰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許不計其數一日出遊偶至海上遇羣

仙曰此種玉雍伯也一仙曰汝有孝行神真所感此宮即汝他日所居也雍伯歸數年夫婦俱上昇今者所居之宅號玉田坊

道成跨驪敬之射鹿

柳江集慶歷中有處士遊東嶽謁主簿郭及甫既坐視其刺字乃羅道成詢其鄉里曰郴州人也及甫留飲處士曰久思東州之遊前日到泰山已遊歷遍也旦夕回南

方乃借紙筆為詩曰因思靈秀偶來遊碧玉寒堆萬疊秋直上太平高處望根盤連

接十餘州復自和云水雲蹤跡日閑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猶戀舊翻身却去海邊州及甫見詩不勝嘆美既去及甫遣人送之至邸又為一詩付史曰白驢代步若奔雲閑人所至留詩跡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郴陽山下石後詢郴人地有白驢真君觀因得道跨白驢行石壁上其驢迹至今存焉

西山記許真君名遜字敬之世為許昌人

後徙豫章避生而穎悟姿容秀偉少不羈

喜畋獵嘗射一鹿子墮地母以舌舐之未已而死因感悟毀棄弓矢刻意讀書弱冠

旁通經史善音律天文地理五行讖記之書悉皆極致尤慕神仙之道後拔宅上昇

廖扶北郭王績東臯

本傳後漢廖扶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公府辟召皆不應時人號為北郭先生

唐隱逸傳王績字無功投揚州六合縣丞棄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數十頃鄰渚有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真素願與相近乃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故時人號為東臯子

董奉食粟量倩偷桃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侯官人也居廬山不田作為人治病亦不取錢物但使人重病得愈者為栽杏五株輕病得愈者栽杏一株如此數年杏有萬株鬱然成林羣蟲戲

其下常無生草有如耘除也於是杏子大熟奉嘗語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之但徑自往取之一器穀便得一器奉嘗有穀往少而多取杏者即有虎號嘯而逐之所得之穀救賑貧乏供給行旅歲消三百斛而所餘猶多一旦昇天去

漢武內傳武帝忽見青衣女子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西王母紫蘭室女傳命往來至日帝盛服立階下夜聞空中有簫鼓聲王母乘紫雲車

駕九色班龍別有天仙皆長一丈王母上殿自設精饌以裨盛桃七枚帝食之甚美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方朔曾三來偷桃矣

山甫玄髮姚泓綠毛

抱朴子伯山甫居華山精思不食二百餘年玄髮不老後以其術授之於女子色如桃花有一老翁鬚眉皓白而來女子皆之怪而問之女曰此是妾兒不肯用山甫之法致令衰老故杖之耳

廣記唐時有一僧居於南嶽夜見一物綠毛覆體直至座前僧曰貧僧禪居不撓生靈鬼神有知無相惱也其物曰子知有晉宋手僧曰自晉至唐四百年矣其物曰師知有姚泓手僧曰吾聞泓已死矣其物曰我泓也其時示之以死脫身逃遁遊行福地唯滄柏葉邊身生毛

王母擊節子登彈璫

集仙錄九微元君龜山王母三元夫人洎諸真人仙眾至降於小有清虛上宮絳房

之中夫人與王君為賓主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虛合節八音靈祭王母擊節而歌

漢武內傳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璫董雙成吹雲和之笛許飛瓊鼓靈虛之

黃安法嬰歌玄靈之曲

人間長史山中宰相真誥長史姓許諱謚字思玄肇七代孫也君博學高第初為餘姚令累遷尚書護國長史密修上道真仙屢降而真妃授書云

王禮金漿交生神梨方丈大東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

又陶弘景字通明擢進士第遷侍讀年三十有七無意於仕乃曰仲尼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我今義達無復其方請從末志之業遂自稱為華陽隱居脫朝服掛於神虎門襲鹿巾衣道服入華陽居積金峯修真誥梁武帝累召不至或有所議遣使就問時人號曰山中宰相

法進帝前奉仙天上

王氏神仙傳王法進幼而好道一日忽遇二仙童告之曰汝有仙骨不忘於道上帝敕我來迎汝授事於天上不覺隨二女凌虛至於帝前而帝告之曰人處三才之中不易得也付謝罪科一卷汝下諭生民亦汝之功也天寶中白日上昇

又王奉仙宣民女也幼時遇青衣童子十餘人與之遊戲言笑自夜達旦父母疑為妖詰之奉仙曰女所遇者道也所見者上仙也初刻天上見天人羅列一仙人云汝有仙骨五十年後當復來此然百穀之實傷人真氣奉仙自後絕食嘗謂人曰其所見天上神仙與道家之流無異遂畫天人朝會圖號混天圖

元一感壺長房投杖
丹臺新錄謝元一號壺公即孔子三千弟子之數也常懸一空壺市肆貨樂日入之後公輒入壺中舉市無人見者惟費長房於樓上見之往拜焉以師事之
又汝南費長房為市掾時遇壺公公知其

篤信語長房曰我感入壺時卿便効我自當得入既入壺之後不復見壺但見瓊樓金闕物象妍秀玉童玉女俠侍公語長房曰我仙人也君好道否長房哀懇授以効鬼治病之術但不得仙道耳又以一竹杖與之騎此到家訖以杖投葛陂中長房如其言投於陂中遂化龍去

緱山王喬磻溪呂尚

神仙傳王喬字子晉遇浮丘公得仙友人桓良遇子晉於緱山之上謂良曰七月七日我當昇天可與故人會別也至是與故人羣官登山見子晉棄所乘馬於澗下昇天而去是時羣官拜別回見所乘馬亦飛空而去今名為拜馬澗焉

又呂尚冀州人幼而智慧預知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二十餘年西適周匿磻溪垂釣三年不獲一魚比問問曰可已矣尚曰非汝所知而獲魚於腹中得兵鈔之書或云玉鈴文王夢得聖人聞尚之賢載歸同治於周功成告亡開棺無尸惟有玉鈴

六篇在棺中

石子東府廣利南宮

真誥大茅君曰昔有白石子以石為精故世號白石先生此至人也今補為東府右仙卿入山斷穀糞石食之黃白石自有方乃石生所造也

又中茅君曰韓太華者安國之妹也漢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廣利在世有功及物今在南宮受化

紫陽役使魯連飛沖

天蓬呪序鄧紫陽入麻姑山日夜誦天蓬神呪感金甲神人與語曰吾是北方六天使者緣子念誦靈文帝君已署子之功矣遂令降黑篆神符真形上有神仙之術中有役使鬼神下有救療疾病子宜秘之後當為王者師次日果於石室中得其真形符篆行持有驗
王氏神仙傳王魯連乃神仙王剛之女也得父之道入陸渾之山不出後遇太一真人授以飛沖之法修之白日昇天

郭文馴虎瞿君駕龍

仙傳拾遺郭文字文舉洛陽人居大壁巖
 一旦有虎張口至前若有所告文舉以手
 探虎口中得骨去之明且虎銜一死鹿致
 石室之外自後虎常馴擾於左右亦可撫
 而狎之文舉出山虎亦隨焉雖在城市眾
 人之中虎俛首隨行不敢肆暴如羊犬耳
 或負書冊鹽米歸山晉帝聞之詔詣闕下
 問先生馴虎有術耶對曰自然耳人無害
 獸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何必有術撫我則
 后虎猶民也虐我則離民猶虎也亦何異
 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隱菴亭山
 又瞿君者南安人也漢章和間隱居平岡
 山黃帝降授龍躡之道能控御雲龍後入
 峨眉山修洞房明鑑之術臨欲昇天辭訣
 親友駕龍而去今平岡化有龍巖山擊龍
 溪
 黃石圪下李整洞中
 前漢列傳張良遇一老人墮履於圪下顧
 良曰孺子取履良取進老人曰孺子可教

遂與之期曰後五日與我期於此如是三
 次如期而來老人曰當如此遂出書與良
 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三年見齊北穀
 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南嶽夫人曰信者得
 夫之關捷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
 真語中茅君曰河內李整昔守一之道初
 在洛陽近遷在華陽洞中主考注民間之
 事

趙昇露宿馬湘壁睡

神仙傳天師張道陵有九鼎大要唯付弟
 子王長曰而後合有一人從東方來當得
 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具說長短
 形狀果有趙昇從東方來生平未相見其
 形貌一如陵所說陵乃七度試昇皆過乃
 授昇丹經第一試昇初到門不為通使人
 罵四十餘日老四露宿不去
 續仙傳馬湘字自然有道德因入長溪縣
 界投宿主人戲言無宿處若壁上睡可矣
 日暮弟子切於止宿湘曰爾乃眾人中睡
 我坐可到明眾人皆睡湘躍身梁上以一

脚掛梁倒垂身睡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
 驚異之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
 壁主人祈謝乃出
 稷丘擁琴漁父鼓柁

列仙傳稷丘君者泰山下道士也武帝時
 以道術受賞賜髮白更黑齒落更生上東
 巡狩太山稷丘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而
 來迎

五代逸史潯陽太守孫恂於渚際見一輕
 舟凌波隱現俄而見一漁父垂綸鼓柁長
 嘯清虛公問有魚乎荅曰其釣非釣寧有
 魚耶公異之遂褰裳涉水謂之曰觀先生
 有道耶方今文明之治何不贊緝熙之治
 乎荅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辦貧賤
 無論富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
 忘為樂貪餌舍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遂
 鼓柁而去

道開食麓石坦衣弊

茆亭記單道開惡食惡衣不畏飢寒好山
 居而山神木精屢試之而不懼後遷入羅

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百餘歲尸解
晉逸史石坦自稱北海人居無定所不營
定所不求美衣衣弊或有與之者則反施
於人或送葬杖策而吊之路無遠近時
有寒暑必在其中同時同日皆至焉人莫

測以為神明後不知所在

司馬白雲巫談紫氣

神仙傳司馬承禎善篆別為一體名為金
剪刀書隱居天台玉霄峯號白雲子睿宗
召見既歸朝士賦詩送之盈編自號為白

雲記

又漢駙馬都尉巫談字子都北海人也漢
武帝出子都見於滑橋其頭上有紫氣帝
召問君年幾何對曰臣年一百三十八歲
帝問東方朔朔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
屏左右問之子都曰臣昔年六十五有時
腰痛口燥舌燥涕出得此以來七十二年
有子三十六人身健如少武帝受其術不
盡然壽最勝別帝
琴高控鯉黃安坐龜

抱朴子琴高多遊江浙每於水中行時人
以為水仙昔浙江南鍊丹丹成潑於江
化為小魚時人因號為琴高魚後遊吳控
赤鯉上昇

列仙傳黃安代郡之卒常坐一龜闊三尺

許或問此龜幾年曰昔伏羲造網結罟以

授予其背已平矣此出畏日月之光三千

年一出頭吾坐此已五見出頭矣

瓊服桃核回書榴皮

王氏仙傳王琮為王屋令常念黃庭經六

千過末了深義罷官絕穀咽氣入洞中有

嵌室石牀案上古經一軸琮再拜曰臣竊

入洞天萬劫良會今睹玄經願許塵目一

披忽有一人曰吾東極真人王太虛黃庭

經吾所注授於子復與桃核大如數斗磨

而服之愈疾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

期琮携核與經而歸

搜神祕覽湖州沈借秀才父以其晚年自

號東老延賓客多釀酒以供肴饌苟有至

者無問貴賤悉皆酌之一日有術者造謁

與東老對飲高談琅琅洞達微妙夜以繼
日酒屢竭壺術者神色自若詰姓氏終不
答因以石榴皮書于壁曰西鄰已富憂不
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
金散盡為收書後題曰回山人東老醉遂
失之其去後人多以為呂公所題之字削

去更生東坡有詩甚詳

焦光石羊羊悟雲芝

抱朴子焦光居山每煮白石如芋食之或

時入山伐薪以施於人及魏受禪乃居河

濱結菴以居不設席其身垢汚如泥漆或

數日一食持不語老少不常如此在人間

二百餘年後不知所之

續仙傳羊悟常棲括蒼山後遊阮郎亭崖

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傳云

漢阮肇所題驗之乃李陽冰嘗為縉雲令

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自何所仙雲洞口橫

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悟於亭側與縉

雲道士花時飲酒忽仆地若斃乃昇還家

七日乃醒悟曰初有一人青憤絳服自稱

靈英邀入洞府見樓臺鸞鶴之異石穴中有物飛去靈英指之曰此青雲芝也食之得仙情食之覺身輕行步如飛後入委羽山隱矣
三洞羣仙錄卷之四

三洞羣仙錄卷之五

正一道士陳旌光撰集

卷五

善俊烏龍叔卿白鶴

高道傳道士善俊訪道周遊名山遇神仙授三皇徽召之文得神仙之道常攜一

黑犬號曰烏龍所至之處必分食以飼之一日將遊少林寺僧方齋善俊乃牽犬於其側分齋食以飼焉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曰吾過矣乃謝之尋出寺去眾望之師行愈遠而犬愈大遂化為烏龍師乘之而去

神仙傳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儀鳳二年八月壬辰孝武帝殿上見一人乘雲車駕白鶴集於殿前帝驚問為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子乃朕之臣也可前共語叔卿本意謁帝謂帝好道見之必加優禮而帝今云是朕臣也於是大失望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帝甚悔焉

萬象貨藥季主賣卜

續仙傳羅萬象不知何許人也久居王屋

山後南遊羅浮嘆曰此山朱明之洞天葛稚川曾棲此雖無鄧舂相留聊自駐矣乃結庵而隱或遊城市貨藥飲酒往來無定忽一膳則數人之食不謂之多或不食則莫知歲月日可行三四百里後不復出

丹臺新錄司馬季主賣卜於長安宋忠實誼俱出休休往見之季主趨向高妙忠等忽自失茫然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忠見實誼殿門外語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

景閑碎金趙明燃屋

仙傳拾遺秦景閑不知何許人也會昌中寓止會稽市不常其居或飲酒伴狂凡十年好事者稍疑其異會稽張公家每加飲禮焉忽一旦取秤鎚手按良久引之如錫取鐵杵搏之為餅良久皆復如故張素貧景閑曰我將去矣命張取金擊碎之以炭相雜壘於鑪內熾火加藥闔戶告張曰炭